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佛教語言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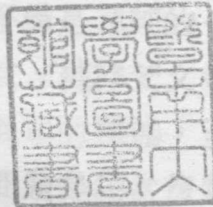
B748
201041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二十二冊

佛教語言論集

威廉·蓋格等著 李榮熙等譯



中國書店

本册說明

佛教發源於印度，綿延發展數千年，並傳播到世界各地。其所產生的佛典，數量之多，是其他世界各大宗教所難以比擬的。

分佈在各地區的佛典，都譯成各地區的本土語言在傳播著。譬如在漢文、藏文、中亞語言、東南亞語言、日文、韓文等文字圈裏，都存有汗牛充棟的佛典。這些佛典雖然也有譯自其他文字的，但是究其最初根源，當然都來自印度語文。在印度，用來記載、撰述佛典的文字，並不僅是單純的一種而已，至少，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純粹梵文等三種語文都曾被應用過。從上述這一簡單的陳述，至少會使我們粗略地理解，佛教的語言問題是相當複雜的。要研究印度佛教，要理解釋尊的教理及其歷史發展，對佛教的相關語言，是不能忽略的。

本書收集的是與佛教語言有關的七篇論文。內容包含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純粹梵文文法，以及有關原始佛教語言問題的論辯文字，與漢譯音譯對照表等。雖然不是佛教相關語言的全部，但至少對記載大小乘佛典的梵文、巴利文問題，已提出若干釐清概念的看法。相信對有意研究佛教語言的讀者，會有若干啓示作用。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佛教語言論集

李榮熙等譯
威廉·蓋格等著

目 次

一、巴利語之起源·····威廉·蓋格著／李榮熙譯	1
二、試論「巴利」(Pāli)一詞的含義·····	
瑪努摩漢·戈息著／李沛思譯·····	11
三、巴利語文字簡況及其佛典·····無憂著·····	19
(一)巴利語的文字問題·····	21
(二)各種文字的巴利三藏典籍·····	29
(三)巴利三藏分類·····	33
四、佛教混合梵文導論·····佛蘭克林·愛哲頓	
(Franklin Edgerton) 著／陳美冶譯·····	37
五、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季羨林著·····	87
自序·····	89
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	98
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兼評美國	
梵文學者佛蘭克林·愛哲頓的方法論·····	114
三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	154
中世印度雅利安語二題·····	224
(一)再論中世俗語語尾 -am > -o, -u	
的問題·····	224

(二)巴利文與不定過去時·····	238
六、梵語語法〔波你尼經〕·····金克木著·····	247
(一)引言·····	249
(二)〔波你尼經〕的體例·····	260
(三)〔波你尼經〕的語法體系·····	292
(四)〔月光疏〕的體系·····	330
七、兩部漢譯「俱舍論」中的音譯對照表·····	
·····高橋 壯·····	355

巴利語之起源

巴利語之起源

威廉·蓋格 著
李 榮 熙 譯

巴利語源起於佛行於南印度及北印度之三處聖典，及其用處作「佛典」或「聖典」。

巴利語者，實為「巴利巴沙」(Pali)。

巴利語為古代普拉克里語，屬中古印度之一種俗語，其特點正與南洲中古印度語及古印度語之特點相同。然巴利語非直接由梵語演變而來者，因其中有若干特點暗示其與吠陀典籍有密切之關係。作巴梵二語字形之比較研究時，必須注意此點。蓋巴利語非從梵語直接演變而來，而係後起獨立之字形也。

巴利語非一種單純性質之語言。若干變形字顯示其為一種混合性的語言，含有大量之方言特殊性。巴利語之發展階段，每一時期皆清晰可辨。其發展階段有為：

一、佛陀語言階段。佛陀即原文也。其性質極其複雜，一方面含有許多古代古語舊字形，另一方面則含有大量巴利語所獨有的新字形。此種新字形與古字形並用，有時為適合韻腳需要，而決定採用某種字形，尤其在古頌譯成新頌時，則大量採用古語字形。

巴利語之起源

巴利語即記載流行於錫蘭及後印度之三藏聖典，及其附屬作品之語言。「巴利」一詞之含義為「典籍」或「聖典」。通常以巴利一詞代表巴利語者，實為「巴利巴沙」（巴利語）之簡稱而已。

巴利語為古代普拉克里語，即中古印度之一種俗語。其特點正與區別中古印度語及古印度語之特點相同。然巴利語非直接由梵語演變而來者。因其中有若干特點暗示其與吠陀典籍有密切之關係。作巴梵二語字形之比較研究時，必須注意此點。蓋巴利語非從梵語直接演變而來，而係後起獨立之字形也。

巴利語非一種單純性質之語言。若干變形字顯示其為一種混合性的語言，含有大量之方言特殊性。巴利語之發展階段，每一時期皆清晰可辨。其發展階段有四：

一，伽陀語言階段。伽陀即頌文也。其性質甚為複雜，一方面含有許多古代白話語字形，另一方面則含有大量巴利語所獨有的新字形。此種新字形與古字形參雜並用。有時為適合韻腳需要，而決定採用某種字形，尤其在古頌譯成新頌時，則大量採用古語字形



，以求接近於原文。

二，經典散文語言階段。此一階段較之前一階段更爲單純一致，古字形漸次減少，有時則全然消失。採用新字形已非如最古時期偶一爲之而已，而須按照嚴密之法則使用字形。

三，後期散文語言階段。如那先比丘經及其它重要論疏等。此階段仍以經典散文爲基礎，而反映出精湛博學之字形使用規則。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間之區別，大於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間之區別，第三階段之特點爲進一步限制使用古語字形。

四，後期詩歌語言階段，此一階段已全無同類型之性質，此一階段之作家毫無辨別地從較古或較近文學作品中，獲得巴利語之知識及借用白話字形。彼等傾向於擬古主義及梵文主義之趨勢，在不同情況之下多少有所流露。

目前一致公認之意見，以爲巴利語爲一種多種方言混合而成之語言。克恩氏曾強調指出此點。明那耶夫氏之意見亦與其相近。然孔氏曾正確地指出：如僅僅指出巴利語爲人爲的語言，則其問題仍未獲得解決。「即使其爲人爲的文學語言，從各種方言中吸取材料，但其本身必有一特殊方言以爲基礎。」現今對巴利語之問題爲：作爲巴利語基礎之語言，究竟發源於



印度何地。

根據錫蘭流行之傳說，巴利語即摩竭陀語，亦即佛教興起地區之語言。此點至爲主要。蓋以此論點爲依據，佛教傳統則宜稱巴利語三藏係用佛陀本人之語言所記載。因此，較之其它文字記載，唯有巴利語藏能代表原始典籍。據此理由，摩竭陀語亦名爲「木拉巴沙」（原始語），爲最初肯定佛語之語言，而其它文字記載則被認爲係次等記述。

但亦有有力論據，否認巴利語爲摩竭陀方言，或係以摩竭陀語爲基礎演變而來者。吾人根據文法家、銘文及戲劇中所知，摩竭陀語之主要特點，巴利語中俱無。根據若干字音字尾之變化，柏樂天及拉蓀二氏反對巴利語即摩竭陀語之論斷。

韋斯特加德氏，繼之有孔氏，認爲巴利語爲烏加依利之方言，因巴利語與幾拉爾之阿育王銘文所用之語言有更密切之關係也。又因烏加依利方言據云爲赴錫蘭傳佈佛教之摩哞陀所用之方言。弗蘭克氏根據另一研究方法，亦得到同一結論。弗蘭克氏剔除所有根據語言學上之特點，認爲不能成爲巴利語之基本語之各主要即印度方言，而最後結論，認爲巴利語之發源地爲「文德山脈中部以西之區域中，其面積必不狹窄之一地區。」依此而論，則烏加依利爲巴利語擴張之





中心，亦非不可能。苟腦氏亦認爲文德雅區域爲巴利語發源地。苟腦氏之意見以爲巴利語與佩夏西語有密切之關係。彼異於以前之研究此問題者，不在印度西北，而在烏加依利地區，尋求佩夏西語之發源地。

奧登柏氏則認爲巴利語爲卡林加國之方言，並認爲摩晒陀及其佈教團之傳說不符合史實。彼以爲佛教及三藏之傳入錫蘭，應爲錫蘭島與鄰近大陸在長時期之交往過程中所傳入。至於巴利語之字體，奧登柏氏則與堪達幾利銘文之字體相比較，彼之意見以爲二者有某些要點相符。穆勒氏亦認爲卡林加國爲巴利語發源地。彼之結論以爲最先遷入錫蘭之移民，應爲錫蘭島對面大陸上之居民，而不應爲孟加利或其附近區域之居民。

由此而論，巴利語之基本方言之發源地究在何處，尙無一致意見。因此，溫底斯契氏及作者本人轉而採納舊時傳說，認爲巴利語爲摩竭陀語之一種方言，亦即佛陀本人說法所用之語言。此種佛語顯然並非當時流行之方言，而在佛陀時代以前，由於印度各地交往之需要，業已產生一種高等有文化階級之語言。此種通用語言必然包含各種方言之要素，然亦必無最無規則之方言特點，其性質亦必不單純。摩竭陀人之說法如此，而苟沙那人阿萬提人之說法又如彼。正如今

日德國烏登堡、沙克遜、或漢堡地域文化人士所用之高地德語，各有其不同之特點。佛陀雖非摩竭陀人，但其主要活動地區為摩竭陀國及其附近區域。因此佛陀所用之語言，必然帶有摩竭陀方言之特殊色彩。因之巴利語雖已無摩竭陀語之重要方言特點，但仍可稱之為摩竭陀語。正如溫底斯契氏所指出，在佛陀示寂以後，必有一新語言自佛陀所用之語言中演變而出。曾有人企圖以確實可靠之方言，保存佛陀教義，並用此方言記錄其它各地寺院著作，此等著作亦逐漸成為聖典之一部分。摩竭陀語為佛教聖典用語，溫底斯契氏亦提及耆那教經典用語，即阿爾沙語。阿爾沙語亦名半摩竭陀語。半摩竭陀語與摩竭陀語之區別，正與巴利語與摩竭陀語之區別相同。另一方面，作者本人亦發現在阿爾沙語及巴利語字彙及語言形態學上，有若干極堪注意之相同點。因此巴利語亦可被認為係一種半摩竭陀語。目前流行之意見有認為巴利聖典係由另一方言翻譯而成者（路德氏認為係從古半摩竭陀語譯出）。然作者本人尚無論據證實此說。根據以下臆說，可完整解釋巴利語之特點：（甲）印度各地方言，逐漸發展而形成；（乙）數世紀以來，長期口傳耳受之傳統方式；（丙）聖典係在各個不同地區所記載而成。





作者以爲不必驟然摒棄傳統論點，而應認爲巴利語雖誠然非純粹之摩竭陀語，然係以摩竭陀語爲根據之一種通俗語言，且爲佛陀本人所用之語言。因此，巴利語典籍似可稱之爲反映原始形態佛陀教義之作品。但如能證實巴利語典籍係由其它方言翻譯而成者，則上述論斷自可駁倒。勒菲氏雖曾企圖作此證實，然彼所舉各點，作者認爲並非完整無懈可擊。

如巴利語確係佛陀所用之摩竭陀語，則巴利文典籍應認爲係最可靠之佛陀教義。有謂佛陀可能自始即在印度各省用各地方言說法者，此錯誤之論斷係自律藏小品引申而來。小品載有比丘二人向佛申訴，僧衆來自各地，有用各自方言曲解佛語者，並請佛許將佛語譯成梵文頌文以資統一。但佛不許所請，並謂：“*Anujanami bhikkhave sakaya niruttiya buddha-vacanam pariyapuaaitmn.*”據大衛氏及奧登柏氏之譯文，其意爲：「比丘，我今許汝，各自用其方言，學習佛語。」然據覺音尊者之譯文，其意應爲：「我今示汝，佛語應用其自己之方言而學習之。」（意謂佛陀所用之摩竭陀語。）余反覆研究此段文字，認爲應採納覺音尊者之譯意。該二比丘及佛陀本人決不致考慮及在不同情況之下使用不同方言說法。現今之問題在於佛陀之語是否曾譯成梵文。然此事曾爲佛陀所

不許，正如上述引文所說。此段引文之真意在於指明，除佛陀本人所用之語言外，佛陀不致使用其它方言說法。蓋印度之傳統精神皆如是也。由此可見，佛陀住世之時，人們即已慮及採用何種方言使佛陀教義傳之後世而無訛誤。佛示寂後，衆弟子等之焦慮更可想見矣。總之，記載佛語之文字爲摩竭陀語，然根據傳統說法，稱之爲巴利耳。

——譯自「巴利語及其文學」

編按：本文譯者所用譯名，常與一般譯名不同，請讀者注意。



試論「巴利」(Pāli)一詞的含義

馬努摩漢·戈息 著
李 沛 思 譯